

# 羅馬

去年暑假，兒子的意外，讓我跟女兒取消的義大利之旅，因為有個很願意為家裡的「老查某」爭取福利的老公，積極的鼓勵與贊助，我們兩個女人，便趁著女兒學校春假的機會，一償這個早就想實行的「文化探索」之行。

上飛機前，少年的忙她的期中考，老的忙她的閒雜事等，兩人都沒有好好的「研讀」這個佔據世界文明大餅的羅馬帝國，只知道羅馬市區的吉普賽人，到處騙觀光客、扒皮包，惶惶恐恐的兩個土包子，便嗚呼的，從紐約飛到羅馬了。

羅馬是個有名的城市，女兒說的，這是歐洲之旅 101，到歐洲玩的人，沒有人不想去拜訪它。我們雖然去過歐洲其他地方多次，這卻是我們第一次的義大利訪問，一去就領教了羅馬的「威力」。

走在羅馬街上，只見滿坑滿谷的觀光客，特別多的高中生及大學生，或是一團一團的在導遊的帶領下逛大街，或是像我們一樣，拿著地圖，對號入座的，一路找一路「欣賞」古蹟。

古代的羅馬人，一定沒有想到他們耗盡心力建蓋的大帝國，卻在二千年後，被「外族」踐踏得「體無完地」，毫無帝國盛況，我跟女兒開玩笑說：「以前的羅馬人，據說有一大部份是奴隸，這些奴隸大概全都投胎轉世，變成觀光客，才有這麼多人，想要回來「享受」沒有得到的好處。」

如果用這個邏輯推理，我們一定也是奴隸轉世。難怪我去看那個每次在航空公司廣告、在旅遊書上，都代表羅馬的競技場(Colosseo)，想到那麼多gladiator，甚至當初設計建造競技場的人，都被迫死在那兒，我就心有戚戚然的感

覺：就像走在萬里長城時，我就想到那些可憐的「兵士」及破碎的家庭，我想這樣的心境，是現代有婦人之仁的人，最無奈的「特權」吧！

除了競技場，羅馬帝國時期的市苑廢墟，也是非看不可的。它就在競技場旁，跟圖片上看到的一樣，非常的壯觀，尤其三個「凱旋門」，顯示當年帝國的盛況。凱撒大帝的骨灰，就撒在這片「帝國首都」上。可惜，看羅馬的古蹟，需要有很好的想像力，以及很好的歷史背景，我們只能學大部份的觀光客，到此一遊，再囫圇吞棗，附會歷史。

說羅馬是個很有「文化」的古城，其實是理所當然的，它的古蹟遺址，若非以千年算，也至少都是以百年計的，有時候路邊的小噴泉，都可以講上一大籟鐘的史實。Fountain di Trevi 就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名「泉」，噴泉上海神、戰神、諸神的雕像，栩栩動人；每年到這兒來朝聖的人無數，單單遊客丟入水池的銅板，一年就三十萬以上的美金，令我不禁想到兒子，這個每次看到一分錢銅幣，都會不辭勞苦去撿的無聊小子的名言：

「Every penny counts！」  
原來這樣從世界各地湧來的硬幣，積少成多，就可以成為這麼大的事業，難怪女兒說：「在羅馬蓋一個噴泉，可以變成很好的Business！」，這些前途茫茫的新人類，有此感觸讓我深深同意。

走過貫穿羅馬城的台伯河(Tevere)，就到了世界最小的國家-梵蒂岡，在它之上，卻有一個世界最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，教堂前寬闊的廣場，以及圍繞廣場上，約有近二百個石像的兩個半圓形石柱長廊，那宏偉的氣勢，在在讓人嘆服



辣媽心筋

宗教力量的偉大與神聖。

羅馬實在不大，二天裡，我們幾乎走遍了羅馬的名勝及梵蒂岡，有的還不只去了一次、兩次。看飽了之餘，我跟女兒說：

「羅馬雖然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卻也不是一天不能玩成的！」

女兒對這個大城的感受，也跟我一樣，雖然充滿了敬意，卻也給那種處處充滿觀光氣息，搞得我很無奈。結束羅馬之遊時，她竟說：

「我覺得我們好像在玩迪斯耐樂園，人好多，每人都拿著地圖找「好玩」的地方，每個「好玩」的地方，都要排隊很久才能進去。」

「不對！你看梵蒂岡博物館前的長龍，至少有一哩長，迪斯耐樂園那能跟它比，只有羅馬的「偉大」及豐富的「文明」，才能造成這麼驚人的「盛況」啊！我趕快糾正她。

女兒很同意的點頭，順便問：「你猜我們的下一站是不是Great Adventure(另一遊樂場)？」

「很難說喔！」我看那鑽動的人潮，如此說。

心想：假如「玩」歷史像坐雲霄飛車，能夠乘坐其上，也是人生一大樂事，不是嗎？

# 食慾

■如真

最近認識一位朋友，她告訴我她姐姐的故事。她母親早逝，父親又不顧家，她和弟弟、姐姐三人，可說是無依無靠。她姐姐才十歲，就負起照料弟妹的責任。姐姐放學後，常到市場撿拾菜販剝棄的菜葉回家煮食。有時，好心的菜販或肉商，會送她一些賣不掉的剩菜，肉碎或魚頭。鄰居們也送些舊衣物。外祖母，阿姨可憐他們，偶而也接濟少許金錢。朋友記得每次姐姐在市場撿到足夠吃的菜，喜孜孜地回家，小心漂洗菜葉，能吃的絕對不肯丟棄。用少許油炒了，先給弟妹吃，姐姐看著弟妹妹妹滿足地吃飽了，才肯吃一些殘湯剩菜。有時撿的菜不夠，姐姐常餓著肚子，喝許多水，以求飽腹。國中一畢業，她就去工廠做工。工作辛苦，工資微薄，但是，聊勝於無。她省下所有能省的錢，竟也把弟妹拉拔長大，還念了專科學校，找到不錯的工作，也順利地結婚，有了美滿的家。

姐姐自己晚婚，姐夫家也不富裕。兩人同病相憐，相知相惜。小家庭雖然收入不多，但儉省慣了，慾望也不高，夫妻倆也存了些錢。比起童年的困苦，不必再撿拾菜葉，不必再穿不合身的舊衣的生活，真是太「富裕」了。姐姐常自嘆：奢侈啊。

日子過得平順無憂，直到姐姐生病。不知是什麼病，體力日衰，腦筋也跟著糊塗。最糟糕的是失去食慾。不管買什麼食物，煮什麼好菜，她總是瞧著菜，吃一點就推開，連說吃不下，要先生不要再買。煮得不好吃嗎？不是，味道不對，太鹹，太辣嗎？也不是。還是單純的只是胃口不好？姐夫簡直束手無策。

弟妹妹來探望，帶來許多時鮮食物，她仍只是淺嘗，就搖頭不肯再吃。弟弟長嘆：我們小時候，吃菜市場撿來的黃爛菜葉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現在有錢買了，姐姐倒吃不下！姐夫聽了，默默若有所悟。弟妹妹離開後，姐夫出去，一會兒回來，帶回一點菜，一點肉。他低聲附耳對姐姐說：剛剛去市場，這是菜販們賣不掉的菜，這個魚頭，這些肉角，都送給我們。看，菜葉還綠，肉也還新鮮，等會煮好，多嚐點。他快手快腳料理好食物，送到她床邊，她把食物一口一口吞下，吃得一點都不剩……

姐姐一直沒有好轉，體力日弱，腦子日益不清楚。但是天天吃一點「撿來」的菜，似乎吃得心安理得，沒有報怨過，直到她病重，再也吃不下。

朋友說到這裡，眼泛淚光，我也無言，唏噓不已。童年的艱困，竟如此深刻的留在這奮鬥半生的姐姐身上，無法消滅，無法抹除。幸好這位姐姐在去世前，看到了弟妹妹的成就，享受到了先生、子女和弟妹妹的尊敬與愛護，也還能吃到豐盛的「撿來」的菜。我的這位朋友，心疼姐姐，雖然心酸，也有些安慰吧！



## 新詩創作 Thàng 過 228 烏洞

- 李勤岸 -

每年二二八，阮 è 幽浮(UFO) 攏會 koh 一遍駛轉來 轉來當年悽慘離開 è 島嶼 阮轉來傷傷紀念 阮轉來眷顧至愛 è 土地

1947 彼冬 阮單純 è 熱情 Hō 冷血 è 銃子 kng 過 阮期待 è 自由 Hō 殘酷 è 鐵鍊 kng 過 參阮年輕 è 生命做陣沉落去大海 沉落去絕望 è 深淵 錯認祖國 è 絕望 萬底深坑 è 絕望

經過死亡，阮 koh 活 做夥 hō 新生 è 太空船 接來新天新地 每年這個時陣阮攏 koh 轉來 Thàng 過烏洞長 è 恐懼 烏洞內底隨時出現 è 白-sih-sat è 死亡 死亡 è 恐懼 白-sih-sat è 恐懼

阮 thàng 過烏洞 親像細漢 bat 坐過火車 nng 過山洞 光芒 ùi 遠遠過來 一開始微弱 漸漸強烈起來 最後出現光 phiàng-phiàng è 日頭

Thàng 過恐懼 è 烏洞 Thàng 過絕望 è 烏洞 Thàng 過死亡 è 烏洞 今仔日台灣人 è 228 Beh 駛向和平新國度 咱光-hià-hià è 意志 Beh 單 tiàm 歸個美麗島上空 保護這個太平洋搖-kō 裡 è 紅嬰仔 咱新生 è 國家 叫台灣

無通一講 知無不言； Tī bù put giân; 言無不盡。 Giân bù put ch,n.

恭請父母話，手寫台語文 歡迎投稿： fylin@yahoo.com.tw

# 園丁語

園丁：Lim Chün-iök

## 三種台灣人

李登輝若知影你是台灣人，一定 kap 你講台灣話；林洋港 kap 講台語 è 人講台語，kap 講華語 è 人講華語；邱創煥不管你講台語抑是華語，一律 kap 你講華語。

事實證明認同台灣 è 人，上合(kah) 意李登輝，上無合意邱創煥，林洋港晚年行斜路，但 mǎ 有伊可愛 è 所在。

Bē ài 講家己母語 è 人，講伊佬(jōa) 痛台灣，he 是 teh 騙選票，絕對 bē-sái 叫做台灣人；尤其是迫害台語上嚴重 è 宋楚瑜，講伊「mǎ 是」(罵死)台灣人，這是 teh 騙三歲仔 è 大騙局。

語言不但是溝通 è 工具，koh-khah 是民族感情 kap 認同 è 表現，獨裁統治者使用各種惡毒手段來滅台語，清清楚楚證明這個事實。請看國民黨統治台灣 50 年內，禁止講台語，禁止白話字，禁止台語文學，禁止大學開台語課，甚至禁止語言學 è 課程，無 ài hō 台灣人研究語言 è 本質，企圖欺騙台灣人講語言單是溝通 è 工具，這種 è 愚民政策大違背蔣介石 tī 聯合國文教育宣言簽字 è 「政府 tiōh 用母語教育人民」。

Ta' 台灣由本土派 è 民進黨執政，kap 林洋港或邱創煥全款 è 政治人物 koh 滿街都是，hō 人真煩惱台灣陷入「無中國人統治 è 中國統治」。口口聲聲 hoah 台灣獨立 è 人，無 beh 講台語，無 ài 寫台語文，he kap 宋楚瑜比起來，kám 是「龜笑蟹無尾，蟹笑龜粗皮」!

## 台語教室(台羅, 英, 台漢) Harvard 大學 李勤岸教授 編

Lesson 2, JŌA CHE/HOW MANY/ 恁濟 Dialogue 1

Atin: Lín Tāi-gú khò ù jōa-chê hák-seng? / How many students does your Taiwanese class have? / 恁台語課有恁濟學生?

Arnold: Góan ù cháp-jī è hák-seng. / We have twelve students. / 阮有十二個學生。

Atin: Lín ù kúi è lau-su? / How many teachers do you have? / 恁有幾個老師?

Arnold: Kan-na chit è niá-tiā. / Only one. / 干單一個 niá-tiā。

Atin: An-ne lau-su chin sin-khó. / So the teacher is very burdened. / 恁老師真辛苦。

# 阿姑

— 罔想 —

我 è 阿姑有一個真 sùi è 名「素燕」。伊 è 人 mǎ kap 伊 è 名相全，真高雅。細漢 è 時，阿媽猶 tī mē，阿姑有時 chhōa 伊 è kiá 轉來看阿媽。Tī 我 è 記池中，阿姑攏穿真合 su è 洋裝，真美麗。

伊是日本時代台南第二高女畢業，bat tī 小學教冊。我 è 阿爸講「恁阿姑 è 字真 sùi，文章 mǎ 寫了真好」。字 sùi 我是 bat 看過，文章好我 tō m-bat 讀過。阿姑常常轉來，有時有代誌久久無來，管區 è 警察 tō 來問東問西，「某某人最近 náí 攏無看者？」每一擺若有警察來問，阿爸 è 面 tō 真 phái 看，規日無愛講話。

細漢上歡喜 tō 是過年過節，抑是阿媽做生日。阿姑會轉來，阿伯規家 mǎ 會 tui 台北轉來，真 chē 親 chhiá 會來，厝內真 chē 人，真鬧熱。大人歡喜作伙講話，gin-á 歡喜作伙 chhit-thō，走相掠，樓頂樓腳，外口內底，bih 來 bih 去。有時 mǎ 會 khioh 著一、二句大人講 è 話。大人真敏感，看著 gin-á tī 身軀邊，tō 換日語講話，bē 使放心，koh 再交待：「Gin-á 人有耳無嘴，bē 使去外口烏白講話」。總是，兄哥疼小妹，有一擺我聽著阿爸 thē 噉「若 beh 插政治，tō m thang 娶某生 kiá」，誤人一世。

阿姑真重教育，伊 ká 教育伊 è kiá 看做是伊生命上重要 è 代誌。我 è 表兄讀台南一中 è 時，有一日阿姑突然 ká 伊 è 包袱 á 款款 leh，叫一台計程車載來阮 tau。阿姑講，表兄讀冊 lú 來 lú 無認真，阮 tau gin-á khah chē，大家作伙讀冊 khah 有氣氛。我想因為我 è 阿兄、阿姊讀冊攏真 gáu，是學校 è 模範生，阿姑才 ká 表兄 chhōa 來阮 tau tōa 門陣。Hit 時陣，阮 è 厝無大開，家己 tōa 已經真 è，koh ài chhōe 一個所在 khng 表兄 è 讀冊桌 á，雖然無方便，但是阿姑真堅持。

Tui hit 陣開始，阿姑不止管表兄一個，mǎ 管阮 tau 五個 gin-á。我 è 阿兄、阿姊雖然認真讀冊，in mǎ 真愛看雜誌，看課外 è 文學作品，愛看電影，電影看了無夠，koh 愛討論。有時 mǎ 會講一 kóa Hollywood 明星 è 代誌。阿姑 tī 邊 mǎ 聽著，講 chia è gin-á 攏無愛讀冊，kan-na 會討論電影名星。大家攏無愛阿姑管東管西，但是阿姑真愛管，有時伊 mǎ bē 記得東，bē 記得西。Hit 陣電視有一個影集叫「神仙家庭」，女主角 Samantha 鼻 á 搖搖 mēh，tō 會 tǎng 變東變西。影集 è 內底，Samantha 有一個真趣味 è Aunt 叫「Clara」，愛管閒事，mǎ 會曉變，但是不時咒話記 m-tiōh，變出-來 è 物件 kap 想 è 攏無全款。我 è 阿爸感覺這個 Aunt Clara 真趣味，真像阮 è 阿姑，就叫阿姑「克拉拉」。伊 mǎ 無受氣，後來大家攏叫伊「克拉拉」阿姑。

總是細漢 è 時，大家門陣，厝內鬧熱鬧熱，心適心適，看阿姑 in 攏母 á kiá 二人 mǎ 真自然，自來無去想，是按怎 mǎ bat 看過表兄 è 老父 (pē)，我 è 姑丈？

後來表兄考 tī 高雄醫學院，搬去高雄，無 koh kap 阮 tōa 門陣。阿兄、阿姊 mǎ 去台北讀大學，歇寒、歇熱才有轉來。有一日我 è 阿姊 tui 外口入來，對我 è 阿媽講，伊 tī 外口聽著表兄講伊 è 老父是「二二八事件」死去，阿媽驚

一 tiō，講恁 m thang 烏白講話。

後來，無定著是時代改變，也無定是大人認為阮已經大漢，阮開始零零散散 (lan-lan san-san) 聽一 kóa 阿姑 è 故事。

阿姑 tī 小學教冊，bat 聽同事講起姑丈 è 名，知影伊是一個中學 è 老師，有理想、優秀 è 青年。後來有人來做媒人，阿姑就 tī 頭答應。結婚 è 時，阿姑 24 歲，民國 39 年，hit 時「二二八事件」已經發生，但是有真 chē 知識青年對政治不滿，in 成立無全 è 組織做反對運動。阿姑講伊對伊 è 翁婿參加哈物組織，做哈物代誌攏無真清楚，kan-na 知影伊是一個組織 è 小組長。阿姑講伊會記得伊生 kiá 了後，翁婿有 tui 台北轉來看伊，後來就失蹤無消息。

有一日 tī 台北阿伯 è 診所出現一個生份人，生份人講伊是 beh 來看病，借 ka 刀 ka 伊穿 è 衫有 thi è 所在剪開，thēh 出一張破破用羅馬字寫 è 字條。生份人講伊是一個賊 á，tī 監獄 kap 一個青年關作伙，伊 beh 出監 è 時，青年拜託伊 ká 這張字條送出來。這個青年 tō 是我 è 姑丈。這張字條講伊 hō 人關 tī 某某所在。這時阿姑才知影一直攏無消息 è 翁婿，原來已經 hō 人掠去關。

雖然已經過久，阿姑講 tī 台北這段時間是伊一生中印象上深，記池上明 è 日子。阿姑驚連累著阿伯，伊家已租一間細間厝 tōa。每一日伊 ai 伊 è kiá 去探監，thēh 翁婿驚 è 衫轉來洗，送清氣 è 衫去監獄。有時 mǎ 煮一點 á 物件 thēh 去 hō 翁婿食。後來因為姑丈犯 è 是叛亂罪，無到一冬，就 hō 政府槍殺。阿姑收伊 è 身屍，thēh 轉來台南安葬，hit 個時陣，表兄才滿一歲。

細漢 mǎ bat 代誌，看阿姑恬恬無愛講話，不時家己 teh 看冊。有時阮 tī 課本讀 è 物件，大人無認同，總是 in mǎ 無愛表示意見，這種日子叫做「白色 è 恐怖」。

時間 koh 過真久，細漢門陣 è gin-á，一人

## 「亦可以」「或者是」「亦是一樣子」

■ Lim Chün-iök

讀台中一中高三 è 時，立體幾何 è 薛博文老師是東京大學畢業，伊華語講 bē 好勢 koh 敢用台語教(1963 年 è 白色恐怖無可能)。伊上課真 ài 講「亦可以 (iah khó-jí)，三四個管區學生就用「亦可以」做伊 è 外號；伊知影了後就改講「亦是一樣子 (iah s, i liàng chù)。伊真認真教講：「連接 AB 亦可以，或者是 (h' choh sú) 連接 AC 亦是一樣子。」

Hit 時聯考無考立體幾何，仁慈 è 薛老師將課本教完就 hō 阮五條題目，講期尾考 beh 出其中 è 四條。認真 è 老師最後一節課猶 koh beh 來上課，彼三四個管區學生 t, 三樓教室走廊，看 tì 薛老師行過來就大聲 hoah 講：「老師，你來亦可以，或者是，不來亦是一樣子。」

薛老師聽 tì 就 oat 頭轉去，阮無 koh 看 tì 薛老師身影。Hit 當時無知 (bū-ti) ká 當作笑話，但 chit-má 想起這件代誌就真艱苦心，這是外來政權迫害台語 è 悲慘事件。